

春天从一场瑞雪中走来

雪花飘过天空

一夜醒来
雪落原野
弥漫着一片清寒
踏雪觅诗
听脚下有节奏的步履
抬起头，天上的飘雪
绒默中透出一丝凄冷
行人的背影从眼前缓缓离去
在雪天的早晨驻足
恍如旧梦
映衬出孤独的期待
什么也别说
春天已经苏醒



一场雪的温馨

风总会追着风走
那些记忆
远了近了
都有温馨的故事
左右着我前行的脚步
天空依然灰暗
掠过视线的雪花穿透苍穹
落在楼顶
风中凌乱的思绪
无法止息
还有什么事可让人如此在意
一场风雪弥漫竟能持续多久



记忆的天空还是那么蓝

春节的脚步
紧扣着沉默的思绪
天空透着深邃和纯净
闪烁在头顶的是
曾经的过往
心中的思念落在远方
枝头的雪花诉说着旧事
风吹响树梢
将沉睡的记忆唤醒
岁月已走进另一个时节
蓦然回首
童年的影子在一点一点复活

(文/图 王荣)

2024 龙年话龙

龙是中国人经数千年创造出的独特文化符号，不同时代的龙特征各异：商周龙体现神秘感，春秋战国龙多变化，秦汉龙多威武，魏晋南北朝龙多飘逸，唐代龙多华丽，宋之后的龙多威严。历代的龙体态虽然变化无穷，但从形象到内涵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尊重，代表着多元文化的共融，体现着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距今5000年前后，凌家滩、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都有玉龙发现，而以红山文化玉雕龙最为多见，红山文化还有彩陶龙和泥塑龙。同时在辽宁省阜新市举行的以“八千年辽河文明之光”为主题的首届查海论坛上，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等文博考古机构的40余位业界专家共同探讨查海遗址的重要发现，1982年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沙拉镇北查海村，挖掘出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重要文化遗址——“查海遗址”，一条长197米、宽18米至2米的“石堆龙”被发现，若由此说来“石堆龙”即是考古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

相传上古时代，人们就把所见到的奇特动物形象描绘成“龙”的形象，从而形成了对龙的神秘崇拜。龙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与凤、麒麟、乌鸦并称为四灵。传说龙的形象来源于鳄鱼、蛇、猪等，说法不一，但多数专家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的九种动物身体部位组成的图腾综合物，有虾眼、鹿角、牛嘴、狗鼻、鲸须、狮鬃、鹰爪、鱼鳞、蛇身九种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尊贵和权力的象征，龙被视为皇权和统治者，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是智慧、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在传说和故事中往往扮演着英雄或者保护者的角色，传递

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同时，龙与水有着密切关系。龙王被视为掌管水的神灵，具有掌管水域的能力，被视为能够行云布雨、保佑农业丰收的神物，每逢春节、元宵节等节日，舞龙舞狮是必不可少的民俗表演，人们手持龙的模型，随着音乐节奏跳舞，寓意着驱除邪恶和不祥之气，祈求迎来一个幸福、安康的新年。

龙的形象也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民间剪纸、刺绣、泥玩等，经常可以见到龙的形象。龙的形态和线条流畅、优雅，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建筑物、服饰和器物上，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人们常用“龙”来形容具有雄壮气势和威严的事物，有时龙会出现在旗帜、钞票、邮票等众多的文化符号上。

总之，千秋以来，龙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由此衍生出的丰富多彩的龙文化，尽可落笔成书，挥洒成画。仅见

于文学作品中的龙，就不胜枚举，但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说书艺人们在《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借曹操之口对刘备所述的那个“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言辞掷地有声，一口气诵读下来，又何其壮哉？

甲辰年将至，书此片言，以祝吾“龙的传人”兴旺发达，吉运昌隆，龙年开门红，福禄寿喜齐聚，祥瑞满堂。

(马书林)



远去的传统拜年

如今流行微信拜年，除夕、初一那两天，扑面而来的祝福微信，条条祝福语，种种动画，段段格言哲理，似乎都说到你的心坎上了，但又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不禁想起传统的拜年，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了，但那情景，亲切，难忘。

先说给父母长辈们拜年。

不管是作揖行礼、握手拥抱、红包呈上，甚至跪地磕头，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但我认为，那都是面对面的祝福，是礼节，是孝道，是尊重。那其中的情义和内涵，真不是一条微信所能包含的，更甭说还有父母长辈根本不会接收微信。

再说给老师、师傅拜年。老师和师傅教给我们文化知识，

传给我们技艺，教育我们做人，给他们拜年，更需要发自内心的真情表达。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是个大家庭，老少三代十一口人，其中有六人与教育结缘：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我妻子、妹妹是小学老师，我弟弟是艺校老师，我女儿是幼教老师，我自己也是兼职的夜校老师……有许多年，正月初一大早，一拨拨学生就接踵而来，有年龄幼小的，有中老年人。大家见面，又握手，又拥抱，互相问好。师生们围坐一起，或磕着瓜子，聊天喝茶，或吃着饺子，喝口小酒，述说自己的成长和家人的安康，包括谁结婚了，谁家又添了胖小子了……那个热闹劲，那种亲密情，我至今难忘。那种场景，绝对不是一条短信能够展现出来的。

还有邻居之间的拜年。

“远亲不如近邻”，同住大杂院的人们，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年第一天更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清早，各家端着刚煮好的饺子，连同冒着的热气，互相赠送，彼此作揖、道喜。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胡同里，和街坊四邻的大爷大妈碰了面，虽互相不知道姓名，但一定会彼此道一声“您过年好”，像遇到亲人一样。

我回忆这些，并没有否定微信拜年的意思。新时期的新风尚，微信拜年省钱省力，方便易行，千里之遥，分秒既达。但我依然怀念传统的拜年，那种面对面的相见，平和朴实的问候，亲密无间的交谈，那种温暖、真诚、敞亮的人间情，我怀念。

(何泉)

提起秦腔，西北人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看秦腔，俗称看大戏，是乡亲们最为心仪的文化大餐和精神盛宴。

我出生在陇东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受到秦腔的浸润和滋养，对秦腔的喜爱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回想起来，离开家乡在外闯荡几十年，在大小城市看过的各种演出不计其数，但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为数不多，唯独对儿时在农村露天看戏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农村唱戏是有讲究的，最重要、最隆重的时机有两个：一个是过春节，一般从正月初四开始，唱到正月十五结束；再一个是过庙会，大多选在夏末秋初的农闲时节，唱三至六天不等。所需经费由承办村庄众筹，十里八乡的人无需花钱均可任意观看。一村破费，四邻共享，农村人就是这么慷慨、厚道和实诚。去年夏秋之交，我回老家探亲，正逢周边村庄过庙会，我饶有兴致地和乡亲们一起赶庙会，总共看了四五家剧团的十来台大戏，足足过了一把瘾，解了多年积攒的馋。

在我的记忆里，农村最热闹的场景要数唱大戏，最快乐的享受就是看大戏。小时候，农村条件很差，唱戏的场地非常简陋，都是露天场子、泥土台子，老百姓的生活也颇为贫寒和清苦，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但这毫不影响人们对秦腔的“追剧”热情，“不看秦腔，酒肉不香”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和最佳

形象的表达。只要有人吆喝一声“看戏去”，毋须多问，人人引领神会，看戏就是看秦腔，因为在乡亲们的意识里，只有秦腔才是戏，其它戏都不是戏，从称谓的专一足见对秦腔的专爱。为了看一场秦腔，步行十几里

看大戏

甚至几十里崎岖山路不觉远、不觉累；五黄六月，火伞高张，幕天席地不嫌热；数九寒天，呵气成霜，毡袍蔽衣不怕冷；为了赶时间，宁可少吃一顿饭，也要多看一场戏，饥肠辘辘不叫饿。在家乡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农事不敢耽搁外，再没有比看戏更要紧的事。有一次看戏，开演不久就下起了雨，雨点还不小，台上台下却一切如常，我悄悄问身旁的一位年长观众：这还能看吗？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我：没事，这雨下不大也不下，一会儿就过去了。他还回头补充道：因为这点雨耽误了看戏，那多不划算！面对此景，我想起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演戏的像疯子，看戏的像傻子”。用这句话形容演员和观众，听起来虽不那么顺耳，但细想起来倒有几分合情，到了“疯”和“傻”的程度，你想对秦腔该有多么痴迷。无论演员还是观众，一旦入戏，物我两忘，秦腔的魔力是

何等神奇！对西北人来说，秦腔不仅是精神生活的珍贵美饕，而且是抚慰心灵、调节情绪的灵丹妙药。有人把唱秦腔不叫“唱”而叫“吼”，一个“吼”字，至为逼真地刻划了秦腔

看大戏

特有的风骨神韵：粗犷高亢、慷慨激昂、酣畅豪放。由于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生在西北、长在西北的男女男女、老老少少，大多都会“吼”两句，但“吼”的时机与个人的心境和情绪密切相关。高兴时“吼”几声，痛快淋漓、喜悦翻倍；困乏时“吼”几声，疲弱立减、劲头大增；烦闷时“吼”几声，闷怀顿释、豁然开朗；愁苦时“吼”几声，愁绪消遣、心归平静。在我的脑海里始终留存着儿时的这样一幅画面：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们，在人困马乏之时，就会有人“点将”，让张三或李四“吼”上一嗓子，给大伙儿加把劲。这时，一段没有伴奏的秦腔清唱，犹如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在田野上飘荡，引得漫山遍野的人驻足张望、侧耳静听。唱声落下，接着响起一阵欢笑声。人们手中的活计明显加快。西北农村正是有了秦腔，才使苦焦、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网络普及、信息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看大戏的兴趣有增无减。现在，乡村普遍修起了富丽堂皇、十分气派的大戏台，保障条件更好了；演出团体不再是过去的草台班子，都是花钱请的县级以上的专业剧团，有经济实力的村庄还能请到省级剧团和名家名角，演出水准更高了，更有看头了；人们看戏不再靠两条腿赶路，有的坐着小汽车，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开着三轮车，走得更快捷、更远了；看戏的阵势更大了。就在去年这次回家，正巧赶上邻村刘家湾唱大戏，他们请的是大名鼎鼎的百年三意社，人们冒着酷暑，蜂拥而至，在通往该村的公路上车水马龙，连绵不绝，戏场内人山人海、观众爆棚，上级专门派出警力维持秩序、疏散交通，那场面真叫壮观。我用一首《刘家湾看三意社演出》的小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刘湾唱秦腔，信息走八乡。
三意名气大，四方齐趋往。
人潮胜赶集，车龙满山梁。
好戏犹至味，暑渴两相忘。
秦腔，是萦绕心头的乡音，是无法割舍的乡情，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最念秦腔乡土味，吾心归处是故乡。
(山风)

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游子们的心。每到年前，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回家的路途多么遥远，也阻挡不住游子们回乡的脚步。这时，我就会不禁想起几十年前，在部队当兵时那次春节回家探亲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部队已经摸干了，按照规定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春节临近了，我心里非常激动，买上一些当地土特产，请了假，就踏上了漫漫的返乡路。其实从部队到家也就一千多公里，现在坐高铁或上高速可以朝发夕至。但那时交通不便，坐火车要两天一夜，还得换几次车。这一天，我早早起床，而后拎着行李出发了。战友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离营房十几公里的火车站。这里的人比平时多，我买了车票，时间不长，一列绿皮车慢慢

进站。上车后，我放好行李，隔着车窗，向战友招手。春节在营房留守的他，眼里充满了羡慕……

列车缓缓开动了，我的心似乎也随着车轮向前移动着。火车在大山深处穿行，每到一站，都要停下来，上下车的人大部分是当地走亲访友的老乡。慢悠悠的火车仿佛拉长了大山与外面的距离，也拉长了我的思念和回乡的路……

入夜，列车又行驶在平原上，车速不断加快。我一直站在车厢的走道上，只要有人通过，我就要将身子侧过去。随着人们下车，我觉得拥挤的车厢变得宽松了些，天也慢慢亮了，我却有了困意，这几日回家心切，一直没有睡好觉，不过我还是努力地控制着自己。

列车不知疲倦地在奔跑，经过了一个个车站，我在心里慢慢数着，回家的路程在

车轮的转动中一点点缩短。已经是下午了，车厢里依然很热闹，身边有的人交谈着，回家过年的喜悦溢于言表；也有人静静地望着窗外，似乎在想念着快要见面的亲人。车厢里的烟味、酒味，还有许多说不清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成浓浓的乡愁，在心里蔓延着，让我浮想联翩……接近黄昏的时候，火车进站了。我在站台上赶紧又换乘了开往家乡的列车。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故乡。

天已经黑了，我伴随着夜空里稀疏的鞭炮声向着家里走去，远远见到门前那盏熟悉的路灯在向我招手，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走进家门，父母和妻子见到我，激动得眼含热泪。当我把两岁的女儿抱在怀里的时候，旅途的劳累和艰辛，早已被涌出的喜悦泪水洗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张景云)

回家过年

